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871
13 January 1976

CHINESE

第一八七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三日星期二 下午三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萨利姆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理事国：贝宁

布瓦雅先生

中国

黄华先生

法国

德吉兰戈先生

圭亚那

杰克逊先生

意大利

芬奇先生

日本

斋藤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基希亚先生

巴基斯坦

阿洪德先生

巴拿马

博伊德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瑞典

里德贝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马立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莫伊尼汉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四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九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三时四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问题，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在内

主席：按照安理会昨天在第一八七〇次会议上所作的决定，我现在按照惯例、宪章和暂行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邀请埃及、约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卡塔尔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按照也是昨天决定的安排，我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参加讨论。

应主席邀请，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约旦代表沙拉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阿拉夫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哈杜米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古巴什先生、卡塔尔代表贾马勒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所列的问题。第一位发言者是埃及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首先，让我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一职。你在一个非常重要而且的确是非常微妙的时间担任主席，你身上的担子绝对不轻。不过，我们都知道你有非凡的个人和外交才能，我们深信你会英明地并成功地引导安理会的讨论。

我十分高兴向贵国——一个伟大的非洲国家——坦桑尼亚致敬。坦桑尼亚和埃及之间有最亲切、最良好的关系。坦桑尼亚一向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我们再次看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代表团充分参加我们的辩论，这是非常满意而高兴的事。安全理事会上月作出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其辩论的历史性英明决定，其实这个决定是应该老早就作出的，因为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代表，中东问题的一个主要方面。

我也要感谢安理会各理事国，祝贺新的理事国。它们深信这个急切的重要问题不能被这个庄严的机构所代表的国际社会继续置于不顾，因此一定要在今天举行这次重要的辩论。

自从我们的国际组织成立以来，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就在讨论着中东问题的各个不同方面，通过了无数决议。尽管这样，这个问题迄今为止仍然有两个方面：以色列霸占阿拉伯领土，以色列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也就是《宪章》规定的自决权利。

要对执行上述行动负起责任的一方认为可以目空一切地公然宣布它藐视安理会和国际社会，对此，我要表示遗憾。以色列的这种行动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在先前的安理会会议中它已经原形毕露了。以色列决定不参加辩论，只会使它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而且会促使世界社会对它的顽固狂妄加以惩治。

以色列的决定进一步证明了以色列的领导人明确地不愿意利用可以使我们一劳永逸地走向公正解决中东问题的各种机会。以色列不断狡滑地避开这些机会，已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日《纽约时报》描述以色列的犹豫不决时写道：

“以色列所宣布的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任何资格参加辩论时抵制安全理事会的辩论这个意图是短视的，是违反以色列建立和解体制的长期利益的。”

文章继续写道：

“……越来越多的以色列知名人士对于其政府长期以来拒绝在任何论坛同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相会这一点，怀疑是否明智。”

迄今为止，许多重要的机会都已经错过了，由此带来了最悲痛的结果。目前真正需要的是以色列改变心肠。让我们希望通向和平的步骤以及最后达成和平，不会象以前那样，难以捉摸。

以色列的主要政治人物已经公开承认，而且批评说，以色列对可能导致中东和平任何步骤所采取的消极态度只能使它更加孤立。

阿巴·埃本先生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耶路撒冷邮报》写道：

“虽然基本上我是乐观的，但我无法相信一九七七年会比一九七六年好。”

他然后告诫他的政府说：

“我们需要行动，因为时间不利于我们。一九七五年的情况发展清楚证明了这点。”

到现在为止，以色列政府对于问题的核心作了什么行动呢？丝毫也没有，有的就是宣布它藐视国际社会，因为安理会又再次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关于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民族权利的辩论。在这方面，许多以色列人，包括埃本先生在内，都认为以色列在一九七五年的主要不利之点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取得了更广泛的国际合法性”。这的确是够挖苦的。

我深信安理会仍然记得一九七三年夏进行辩论时的情形，当时争取达成公正和平解决办法的努力失败了。安全理事会保有埃及在当时作出和平努力以及它曾为中东和平与正义承担和接受的无数主动的记录。

我国政府为谋求和平不遗余力。让我举一些例子。我们接受了一九七一年贡纳尔·雅林大使的备忘录，我们接受了一九七一年美国罗杰斯计划。非洲统一组织也积极采取主动，成立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成员包括各国首脑，主席是塞内加尔

总统桑戈尔。这个委员会在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期间曾设法打破僵局。他们所遇到的是以色列的顽固不妥协。为了打破僵局，萨达特总统本人在一九七一年也提出了一项倡议。

所有这些努力，以及许多其他的努力，都为以色列所拒绝、蔑视和不顾。虽然美利坚合众国连续几个总统一再正式宣布，美国保证该地区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但是在一九七三年夏天，安全理事会却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侵略阿拉伯国家所引起的非法后果。

埃及一向并仍然坚决努力，不错过每一个机会，为我们的地区达成公正的解决。以色列的顽固和扩张欲望是——而且仍然是——达成公正持久和平道路上的唯一障碍。全世界都了解并同情一九七三年十月埃及和叙利亚共同采取的行动，这个行动目的在解放它们被占领的土地，打破不能接受的政治僵局。

一九七三年十月的解放战争必然使一些人震惊，不仅是以色列，连许多认为阿拉伯人最后将接受既成事实，从而以色列将侥幸取得侵略和扩张的成果的人都会大吃一惊。

没有谁比前英国国务大臣克里斯托弗·梅林更为生动地描述了这个局势。在他最近发表的《禁止出版——中东内幕》一书中，他写道：

“当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爆发时，我们突然间领略到我们作了极大的错误估计。我们发觉阿拉伯人知道他们手上有什么力量，而且晓得怎样使用这种力量。由于这种巨大的错误估计——它所引起的全部后果仍然难以估计——我们必需要问：西方各国的政府怎样和为什么会有这样差的判断？难道它们不懂得在中东姑息养奸要付出什么代价吗？为什么它们能容忍以色列那么公开地，甚至是目空一切的，违背所有国际行为的规则的行为呢？什么事情使它们看不到，以色列的行为必将使战火重燃，而这又将会威胁到我们西方所有人的重大利益呢？”

全世界都在一九七三年十月的历史性事件中作出重要的结论，而不幸的是，以色列却拒绝面对现实，宁愿掩耳盗铃——梦想着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只不过是过去的事件，不能够阻止它回到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以前目空一切，藐视世界舆论、联合国、阿拉伯人的政策。

世界犹太大会主席内厄姆·戈德曼博士在一九七四年六月被引述说：

“在外散居的犹太人盲目地支持以色列的错误政策，只说以色列人愿听的话，是害了以色列。”

十月解放战争的价值就在它粉碎了某些以色列的幻想，例如以色列认为军事上它是不可战胜的，因而它可以永远保有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

另一个被粉碎的神话就是以色列所坚持的只有扩张才能确保安全的说法。我们不能把对于单方面安全的要求看作对减轻动乱、促进和平的将来的重大贡献。相反，如果以色列安全的要求是正当的，我们也必须在更广泛的阿拉伯安全，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的安全的框架以内来看待以色列的安全。

此外，安东尼·刘易斯在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七日《纽约时报》一篇文章中写道：

“首先，一九六七年占领领土的实际安全意义，已越来越少。新武器的射程超过了这个距离。下一次战争将比以前的战争更具破坏性，不管边界在那里。而且从军事上来说，时间不利于以色列……”

“第二，以色列在世界上已经是朋友不多，它继续霸占着占领领土，使它的朋友越来越少。本国一位最为英明的外交事务专家哈佛的斯坦利·霍夫曼教授曾撰文指出以色列实际上以及心理上被邻邦和大部分外部世界所孤立的危险。美国几乎是它的唯一同世界的联系……”

“第三，除非以色列归还占领领土，否则在此之前以为可以真正同它邻国停止交战，只是妄想而已。”

十月解放战争的一个主要结果深切指出，世界各地的稳定与繁荣有赖于中东的稳定和正义获得伸张。许多欧洲的政治家已认识到，欧洲的安全依赖中东的稳定。工业化世界的其他地方也了解这种情况。我想在这里特别提出一九七五年十二月美国使用原子能委员会第九十四次大会印发的由赫尔曼·弗朗生博士著的题为《向互相依存迈一步：未来十年的能源》的非常重要的研究报告。作者强调，中东的和平是在世界上创造有利的政治气候的必要和必需的条件。

以色列仍然在玩弄着危险的把戏，蔑视国际法，《联合国宪章》和一九七四年各日内瓦公约，以及联合国的各项决议，在西奈、戈兰和西岸设立移民点和殖民地，到目前为止已有五十九处。其中一个居民点叫亚米特，位于埃及领土内加沙地带之南，要建成一个城市。以色列仍然认为用这种移民点的办法就可以在占领领土制造既成事实，吸引更多的海外移民，真是不可思议。事情的真相是，他们的两个目的都失败了，移民点注定要失败，移民政策将会是反方向的大逃亡。

我要毫不含糊地声明，我们绝不放弃我们的权利，也绝不会被威迫屈服接受既成事实。不管以色列设立多少新的居民点，都不能阻挡我们用一切手段来解放我们的家园。

萨达特总统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在大会讲话时，说得十分清楚：

“影响到我们在阿拉伯和国际上的一切行动的首要目标，是解放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以便他们履行责任、行使自决权利。关于这一点，我们对阿拉伯领土的任何部分都同被占领的埃及领土一样珍视。对我们而言，耶路撒冷、纳布卢斯、哈利勒、谢赫山、加沙同埃及的坎塔拉或阿里什一样值得重视。有了这种了解，就知道我们的政策是积极的政策、灵活的政策，但也是对最后目标从不动摇的政策。因此，我们的政策是绝不错过任何机会来解放阿拉伯领土的任何部分，不管该领土位于何方”。（A/PV. 2388, 英文本第11和12页）。

以色列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知道，它不能继续对阿拉伯各国和国际社会继续实施蔑视和恫吓的政策。如果以色列有了这种认识，它就必须放弃扩张和支配的迷梦，立即停止在它占领的领土上设立居民点。我们彻底谴责设立居民点的政策，我们拒绝这种政策的所有各方面。由于它完全无效，所以也不能确立任何权力。

简单说，以色列必须撤出一切占领领土，包括阿拉伯耶路撒冷，并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这不但是为了遵守联合国无数决议的规定，也是为了在中东赢得接受。

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惨遇，是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整个民族长期以来在政治舞台上被当作不存在，为了延续基本的生存而历尽艰辛，终于重新抬起头来，这本身就是一件有历史性意义的大事。

雨果·伯格曼，一个犹太哲学家和作家，三十多年谈到巴勒斯坦的犹太居民点

时说：

“对我们来说，同这块土地上的居民取得任何协议远比世界上所有各国政府宣布承认还要重要得多。不幸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舆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巴勒斯坦发生的事，几乎都是要使阿拉伯人完全变为我们的敌人”。

直到现在，以色列军事当局仍然在继续实行大战以前的作法——对难民营发动大规模飞机轰炸和地面袭击，因而杀害了成千上万的无辜人民，并使他们遭受极大的痛苦。但是这种罪恶滔天的政策是毫无用处的。因为不管外力强加给他们多少苦难，巴勒斯坦人民完全凭靠自己的决心和热诚，已把这些苦难一一顶住，最后不仅已在广大人类的良知上造成了影响，也在世界政治现实上产生了影响。

全世界都承认这个事实。这种潮流正在增长，就连以前支持以色列观点的美国人也有了某些转变。前不久——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二日——美国助理副国务卿桑德斯先生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的特别调查小组委员会上声明：

“……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核心问题是巴勒斯坦问题”。

此外，美国十七个州的二百五十位教士组成了一个叫做“争取巴勒斯坦正义和平等”的组织，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四日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承认：

“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回返家园的权利”。

他们还主张：

“有离开一个国家的权利——就是以色列为犹太人离开苏联所主张的权利——也同样应该有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回返家园的权利”。

我们非常满意地注意到，教皇保罗六世陛下在新年祝词中呼吁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和正当愿望。

许多年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一直代表了巴勒斯坦人民。它受到爱好和平国家的承认和广泛支持。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给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观察员地位，更加强了这个组织公认的代表性。

我必须声明，在去年的大会第三十届会议上，国际社会对和平的事业表现出最大的关心，通过了历史性的第3375(XXX)号决议，其中声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必须参加和平会议。这就证实全世界的信念：除非有冲突主要方面的代表充分参加，不可能达成和平。所以埃及在要求于最近的将来重新召开和平会议时，相信必须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与其他各方平等的地位参加和平会议——这个会议是必须召开的，以期在安全理事会承认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后，达成问题的全面持久解决。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应按照大会的榜样，向全世界表明，这个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深信在上述基础上召开的和平会议中，必须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

的确，不能不这么做，因为和平会议是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的，联合国是和平会议的原始起源。因此，如果和平会议失败了或遭到了阻碍，我们不免要向你们求助。

萨达特总统在大会说过：

“因此，你们应当密切注意日内瓦会议的进行，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应当肩负起责任来，推动朝向和平的进展，并清楚表明你们对《宪章》及其规定的承诺。表现你们负责任的其他办法，是联合国通过秘书长或其代表，或通过联合国部队，或通过和平解决的国际保证，不断参与来解决”。（A/PV.2388，英文本第17页）。

因此埃及努力争取在最近的将来召开和平会议。现在有有利的气氛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与其他各方平等的地位参加会议，这种气氛不应因为以色列顽固不化、力图拖延，而受到阻碍。

埃及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斯梅尔·法赫米先生，一月五日对埃及议会发表主要外交政策演说时声明：

“以后几个月，我们将在这个方向加紧努力，尤其是同和平会议的共同主席——苏联和美国加紧努力。埃及认为，会议还没有以建设性的态度认真讨论过中东问题同时并存的两个方面。不管是现在的组成也好，还是增加新成员以后也好——埃及会在适当时候欢迎这些新成员——如果会议的工作因为任何原因而不能进行，那么会议就永不会有机会认真讨论。”

在这方面，我们很高兴地注意到和平会议的共同主席之一，苏联外交部长安德列·葛罗米柯先生也采取了主动，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九日致信给另一个共同主席——美国国务卿，要求重新召开和平会议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与其他与会者平等的地位参加。

安全理事会上个月和在这些会议上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讨论的明智决定，是符合这个潮流的。大会在第3236(XXIX)号决议中界定了巴勒斯坦人民不容剥夺的权利；然后更进一步在上届大会第3376(XXX)号决议中设立了一个由二十个国家组成的委员会，来研究如何执行第3236(XXIX)号决议的规定。事实上，就这一点而言，安理会正面临着历史性的机会，因为那个委员会必须在今年六月一日以前向它提出报告。如果安理会负起责任，把握机会，协助这个勇敢、自尊的民族重新取得他们的权利，那么中东冲突问题就可以和平解决，因为现在大家都相信，不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中东区域就不可能有和平或公正。国际大家庭受到要求，要弥补巴勒斯坦人民二十多年来受到的不必要的痛苦和忽视。现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要求采取强烈的行动。

除非我们大家努力寻求迅速、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局势是充满危险的。

中东必须要有和平，但不能是毫无选择的和平。必须是正义的和平才能持久。阿拉伯国家不接受任何僵持对峙，或回到“不战不和”的局面。

希望以色列至少能听从它公开声明的朋友约瑟夫·艾尔索普先生的忠告，他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纽约时报杂志》上写的一篇“给以色列朋友的公开信”中说：

“……恐怕时候到了，你们以色列人应该认真对待你们至今最困难的问题了——就是以色列积极地参与在中东真正达成和平的问题”。

对友好的劝告、警告和过去历史的教训充耳不闻，纵然很不幸，还只是一回事。但是以色列主要决策者赤裸裸的恫吓，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仅仅九天以前，以

色列总理自己就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总会演说时，说了如下的话：

“拉宾先生说，〔安全理事会〕的辩论可能造成‘局势的严重发展’，他还说以色列‘有足够的军事实力作为政治周旋的后盾，但是我们必须表现这种实力的时间，可能比许多人想象的要快得多’”。（《纽约时报》，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第5版）

没有一种威胁比这番话更直截、更清楚、更能显示出以色列的态度了。

在结束以前我要强调以下的六点基本立场。

第一，埃及在参加安全理事会的讨论时，相信讨论的主要重点应是巴勒斯坦问题的政治方面。我们完全相信安理会可以作出积极贡献，一致同意作出决议，说明中东的公正持久和平的基础，必须是巴勒斯坦人民取得自己的民族权利。

第二，同样地，埃及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决议，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自决的权利。这一切都是中东和平的基本必要先决条件。

第三，埃及期望以色列撤出它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以便在中东建立和平。我要清楚说明，以色列应当完全、彻底地撤出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后占领的一切阿拉伯领土，这是为了执行第242(1967)号决议的规定，这项决议完全符合主权、领土完整和不容许以武力取得领土的原则。安全理事会所代表的世界社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接受对这项决议的任何其他解释。国际法的规定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在这一点上极为明确。

第四，我国政府认为，在联合国范围内的和平会议，从来没有机会以全面、认真、建设性的方式来处理中东的局势。

第五，我国政府的参加讨论，并不是认为这是一项替代办法而是认为这是和平会议的先决条件。因此我重申：埃及要求重新召开和平会议，由所有有关方面参加，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按照大会第3375(XXX)号决议的规定，以与其他与

会者平等的地位参加，以期在上述基础上处理中东问题的所有各方面问题。

第六，因此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应当支持在上述基础上于最近的将来重新召开和平会议的要求，并请秘书长、苏联和美国按照各自的职责，推动会议的召开。

最后我要声明，除以上六点外，我们必须维持去年创造的在政治和外交方面朝向和平的动力。世界不应把稳定曲解为静止不动。没有比这种曲解更远离事实的了。

不让过去三十年来中东的悲剧继续下去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考虑到问题的核心，达成公正、持久的解决——不公正的和平是不可能持久的。

因此，如果要防止历史重蹈覆辙，安理会所代表的国际社会，和问题的所有各方，尤其是以色列，就必须不计一切代价，避免重犯消极否定、死不妥协、专扯后腿的错误。因而有必要以积极的态度、积极的行动，推动建立事物新秩序的运动。让安理会向全世界证明它有能力维护和平和正义。

让我们在中东地区和全世界取得和平吧！

主席：谢谢埃及代表对我国和我本人所说的客气话。

在我请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人发言之前，我要告诉安理会，我收到了南斯拉夫代表的一封信，要求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如果没有人反对，我提议按照惯例与宪章以及暂行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邀请南斯拉夫代表参加讨论。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现在我邀请南斯拉夫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的座位就座，但有一项了解，在轮到他发言的时候，再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南斯拉夫代表彼德里奇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人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阿拉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允许我说，你是第三世界的杰出人物、为自由和自决而不懈努力的斗士、也是同我国一直保持最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兄弟非洲国家的卓越代表，在你主持下举行的安理会会议历史性辩论中，我能代表我国首先发言，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去年十一月你个人以贵国代表以及以不结盟国家集团在安理会的发言人的身分为促成这次辩论起了重要的作用，你在这个辩论中担任安理会会议的主席，对我国来说是特别感到有意义和高兴的。事实上促成现在在这里举行这个辩论的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十日第381(1975)号决议，就是由于你本人以及所有你的不结盟兄弟国家的有力的工作才得以拟定、讨论和执行的。这些代表不结盟国家的同事中，有一部份现在已经离开安全理事会了，对于他们本人，以及他们所代表兄弟国家——喀麦隆、伊拉克和毛里塔尼亚，我们要表示最热诚的赞赏和感激。

我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对安全理事会的五个新任理事国——贝宁、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巴基斯坦、巴拿马和罗马尼亚——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诚挚欢迎和祝贺。我们深信它们会最有效、最积极地对安理会的工作作出贡献。它们昨天全部投票赞成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理会审议关于其人民的问题时，有以平等的地位参加安理会辩论的合法权利，这就证明它们是拥护和忠于和平和正义事业的。

在这方面，我们完全赞成苏联和罗马尼亚代表的意见，就是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安全理事会通过第381(1975)号决议时，已经解决了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辩论的问题。安理会主席那一天的发言同第381(1975)号决议密切相关，已经成为正式记录的一部份并且实际上反映了安理会大多数理事国对这个问题的赞同意见。除此之外，我们认为第381(1975)号决议(a)段本身就足以保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可以参加现在的讨论。

安理会在该段中决定继续辩论中东问题，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在内，辩论时“考虑到联合国所有有关决议”。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日通过的大会第3375(XXX)号决议无疑是安全理事会决定考虑在内的联合国有关决议之一。该决议执行部分

第2段非常明确地说：

“要求邀请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一切关于中东的努力、讨论和会议”

无论如何，安全理事会昨天以十一票对一票的绝大多数已充分肯定了安全理事会极少数理事国企图歪曲的事实。现在重要的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从今以后必须能够参加影响其人民前途的任何讨论。

允许我执行一项令人难过的任务，就是在故总理周恩来逝世的悲痛时刻向中国代表和大使表达我国代表团的诚挚哀悼。人们将长久记得这位伟大的领导人和政治家对他的伟大祖国——中国，和对全世界所作出的一切贡献。

今天，本理事会按照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十日通过的第381(1975)号决议的规定，举行会议就中东问题，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在内进行辩论。安理会的这项辩论标志着一个重要的新阶段的开始，迈步向前，开始为一个遭受不正义待遇和遭受侵略的历史同联合国历史一样长久的地区，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安理会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倡议和促请下，就延长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在被占领的戈兰地区的任务期限问题通过的那项历史性决议，反映出安理会积极地自觉地执行了根据宪章规定作为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关所应负的重大职责。特别是因为这是安理会历史上第一次决定切合实际、实事求是地讨论中东问题的核心以及它的主要根源，即巴勒斯坦问题，而不是象过去一样，仅仅局限于讨论这个悲剧的影响及其支节问题，就更可以证明这一点了。

此外，安理会还取得另外一项重大的成就，就是它决定讨论中东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讨论时考虑到联合国所有有关决议。这也就是说，安理会明确承认了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七五年期间联合国通过的所有有关决议，其中当然包括肯定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主权和回返家园的权利。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权利以及阿拉伯国家解放所有被以色列以武力侵占的领土的权利的所有决议。

此外，安理会主席在通过第381(1975)号决议时所作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安理会辩论的发言，相当于安理会绝大多数理事国承认一项合乎逻辑和明显的事实，就是，如果没有直接有关的主要方面，即巴勒斯坦人民参加，任何试图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因而产生的中东纠纷的企图都是徒劳无功的。安理会采取的这些积极的步骤，表明了它不负会员国对安理会的信任，并忠诚地代表会员国执行了它们赋予安理会的任务。

此外，安理会决定审议巴勒斯坦问题的实质、承认大会所有有关决议和邀请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参加关系到他们前途的辩论，就使安理会同大会和国际大家庭的共同意见协同一致，一起宣布如果背着巴勒斯坦人民、没有巴勒斯坦人民参加，绝不可能达成公正、持久的和平。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最先坚持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这次辩论，作为通过第381(1975)号决议的先决条件；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对巴解组织代表今天平等地同其他有关各方的代表一样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深感满意。这将使他们能够参加影响到他们前途的讨论，因此能够行使他们的自然权利。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充分相信，他们参加安理会的辩论，将能表示出他们英雄人民的伟大品质和他们对正义、自由与和平原则的尊崇。

可是，直接有关各方中，却有一个没有参加；任何人不必花费太多的时间就可以猜出原因。一点不错，一个罪犯在审判他的罪行的法庭里，总会感到极不自在。不过，我们不认为这是犹太复国主义侵略者宁愿不参加的唯—理由。事实上，就在昨天刚开始关于巴勒斯坦和中东问题的重要讨论的时候，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的代表不但没有到会来，至少试试为他的种族主义政权的罪行和干出来的坏事辩解一番，反而跑到街对面去，在联合国外面——他应该永远不要回来才对——攻击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说什么仅仅因为叙利亚和巴解组织要求安全理事会讨论中东和巴勒斯坦问题，所以叙利亚和巴解组织正在准备展开另一回合的战斗，并且重申了他的种族主义政权通常对所有联合国决议的待遇，他宣称：

“任何被认为不符以色列利益的安理会决议都同几百件其他联合国决议一样”——怎么样呢？——“被投入废纸篓”。

《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五条规定的联合国会员国的义务是：

“联合国会员国同意依《宪章》之规定接受并履行安全理事会之决议。”

可是，以色列只用废纸篓来对待这些决议和其他联合国决议。犹太复国主义的种族主义政权现在已经把不久以前只对大会采取的不尊重、攻击和蔑视的态度，同样地来对待安全理事会；这个倒非常有趣。

摆明的真实情况是，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不参加这次辩论，只是因为它根本不希望有和平。犹太复国主义者惧怕和平，是因为和平只能以正义为基础；如果正义占上风的话，种族主义的犹太复国政权就无法生存下去。

去年十一月间，以色列为了对仅仅要求举行有关巴勒斯坦和中东问题的辩论的第381(1975)号决议显显颜色，竟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难民营进行野蛮的空袭。犹太复国主义的种族主义团体，还利用该项决议，容许在占领的戈兰地区设立四个新的移民点，以便进一步推行它的扩张和侵占阿拉伯土地的政策。被占领的叙利亚领土上的此类非法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移民点，现在已经有二十四个之多。种族主义者对国际上任何要求和平与讨论的答复就是：更多的袭击、更多的攻击和进一步巩固他们在阿拉伯领土上的种族主义扩张以及侵占。

可是，一个罪犯即使缺席也不能免受世界大家庭的审判，也不可能就此永远蔑视国际大家庭绝大多数的意志。

巴勒斯坦人民遭到的悲剧就是目前中东冲突的根源，也是该地区在将近三十年的期间内爆发了四次流血战争的原因。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者的阴谋，是一八九八年在巴塞尔举行的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中初次策划的，后来在一九一七年《贝尔福宣言》中又进一步精心拟订；这个宣言曾经极恰当地被形容为“一个人保证将不属于他的东西送给一个不应该获得这件东西的人”。由于这一阴谋，阿拉伯的巴勒斯坦竟被选作贪得无厌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的牺牲品；犹太复国主义是近代历史上最疯狂、最富有歧视性的运动。

《贝尔福宣言》发表以后的三十年内，殖民主义势力同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势力采取了审慎而且经过仔细研究的步骤，合力一步步地推行这项阴谋。

犹太复国主义者同英国委任统治当局串通，开始公开或秘密地使成千上万的移民涌入巴勒斯坦人的家园。他们利用欺骗和诱惑，或用恐怖行动或威胁，侵占了阿拉伯人合法拥有的土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雄的巴勒斯坦人民的起义和反抗，还是不能阻止犹太复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一波一波的入侵，这种入侵显然意图使巴勒斯坦犹太化，把它从合法主人的手中夺去。

英国委任统治政府为了继续推行这项阴谋，曾经在一九四七年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给刚成立不久的联合国。根据委任统治政府举行的第一次正式人口调查数字，

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人口中的比率，一九二二年是百分之十一；由于疯狂的非法移民，到一九四七年瓜分决议获得通过时，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二；当时尽管有犹太复国主义者有组织的夺取土地的运动，阿拉伯公民仍拥有巴勒斯坦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大会以三十三票对十三票、十票弃权，通过了分治决议。这项决议获得通过，显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及其宗旨，也违反了人权、自决和领土完整的原则。联合国的这项决议不顾绝大多数巴勒斯坦当地人民的激烈抗议，背着他们，肢解了他们的家园。

可是，虽然瓜分计划很不公平，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的侵略范围竟然远远超出该项计划的界限。为了迫使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离开他们的家园和村庄，使全世界各地蜂涌而来的连续不断的新犹太复国主义移民加以侵占，犹太复国主义的恐怖主义团体竟然用一系列的集团屠杀和残杀手段来胁迫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一九四八年五月，当时刚获得独立的阿拉伯邻国的部队，急忙赶去保卫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民，却无法阻止获得殖民势力撑腰的犹太复国主义入侵者进一步侵占巴勒斯坦人民家园的其余土地。因此，犹太复国主义者侵占的区域远超过分治计划分配给嵌入阿拉伯家园心脏的犹太国家的区域。

在以后的二十年内，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的毒瘤一直在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其他土地上继续蔓延。一九五六年三方侵略埃及期间，以色列想一口吞掉巴勒斯坦的其余部分和西奈半岛遭到了失败。一九六七年六月，它又发动一次侵略阴谋，重新燃起了同样的企图；由于殖民主义国家的撑腰，它这项不仅占领了全部巴勒斯坦领土，而且还占领了埃及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大量领土。

国际大家庭在六年多的时间内，为了强迫犹太复国主义侵略者撤出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并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作出了种种努力，但是完全无效。所以，叙利亚和埃及部队除了采取行动，解放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外，已经别无选择。一九七三年的十月解放战争，最后明确地证明了，阿拉伯人民不会容许他们的任何

一寸领土被别人占领，而且不会听由别人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任何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作任何侵犯。

可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团体很快就忘了十月解放战争的教训。事实上，以色列在那次战争后不久又恢复了它的傲慢和不妥协的态度，并且坚持它的扩张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顽固地拒绝和平。它仍然拒绝从被占领的阿拉伯土地撤走。它不仅完全忽视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而且也完全忽视他们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的事实。

就这样，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继续占领了阿拉伯领土，继续压迫着被占领领土上的阿拉伯人民。犹太复国主义者在那些领土上建立更多的移民点，以继续进行他们的扩张主义图谋，企图使这些领土犹太化，改变领土的文化和人口特征。所有这些行径暴露了以色列的种族主义和扩张主义本质，证明它完全对和平没有兴趣，也不希望有和平。

犹太复国主义侵略者为了实现他们的殖民主义的扩张主义计划，正在试验所谓的局部步骤和个别解决的政策，企图争取时间，强行制造既成事实，维持占领状态，欺骗世界舆论。对于以色列拖延和拒绝执行联合国各项决议的行为，世界舆论已越来越难容忍了。

可是，国际舆论已越来越认为，把中东和平问题分割处理，或用局部步骤取代全面的、实质的解决办法，都是徒劳无功的。国际社会越来越认为，如果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包括自决、独立和主权的权利以及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的权利，如果以色列不从用武力和侵略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上撤走，就不可能达成该区域公正持久的和平。

国际社会终于了解了中东冲突的基本事实，那就是，如果不首先解决中东冲突的主要根源巴勒斯坦问题，就不可能解决这场冲突。种族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多年以来都把中东问题描述为阿拉伯各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直接冲突，与巴勒斯坦人民完全无关。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人宣称，并没有巴勒斯坦或巴勒斯坦人民这回事。

可是，世界性犹太复国主义的谎言再也骗不了国际社会了。国际社会终于了解，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并不象以色列说的那样是在一九六七年开始的。事实上，这个冲突从以色列被移殖到阿拉伯故乡的心脏的那个时刻就开始了。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六七年的二十年间，虽然阿拉伯各国没有一寸土地遭到占领，它们仍象今天这样与以色列处于战争状态之下。冲突的主要原因是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土地和人民的侵略，过去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

因为犹太复国主义对阿拉伯人民的侵略不是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开始的，中东冲突的解决，就不能以只顾到那天以后的事态发展的决议或解决办法为基础。以色列侵略者事实上并没有执行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就算它执行了，这项决议也不足以达成中东的公正持久和平，理由就在这里。一九六七年六月以色列背信弃义，发动侵略，第242(1967)号决议就是因为这个侵略行为而通过的，目的在应付侵略造成的立即后果。这项决议不能替代也不能自称可以替代有关巴勒斯坦问题或中东问题的联合国以前的决议。它不能取代以前的那些决议。如果第242(1967)号决议能够使联合国以前的决议无效，譬如说，便规定在巴勒斯坦同样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第181(II)号决议无效，那就是说，按照联合国的说法，以色列据以建国的决议已完全无效了。

如果第242(1967)号决议没有也不能取代联合国以前的决议，它就更不能取代随后通过的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因此，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声明，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没有取代大会第3236(XXIX)、3375(XXX)、3376(XXX)和3414(XXX)号决议。它也同样不能取代安全理事会第338(1973)和381(1975)号决议，或影响这些决议的合法性。

紧随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爆发后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338(1973)号决议本身，就已表示出第242(1967)号决议不足以达成中东的公正持久和平。众所周知，第338(1973)号决议包括三点：

第一，交战双方停火；第二，要求双方立即开始执行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的所有部分；第三，于停火的同时，开始进行谈判，以“达成”——我要强调“达成”这个词——中东的公正持久和平。

问题在：如果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足以达成中东的公正持久和平，那么第338(1973)号决议既已在第二点中要求立即执行第242(1967)号决议，为什么又在第三点中规定要在适当的主持下立即开始进行谈判呢？难道不是因为安全

理事会在一九七三年了解到，只靠它以前在一九六七年通过的第 242(1967) 号决议，并不足以达成所希望的公正持久和平吗？

即使没有第 338(1973) 号决议不言而喻地承认了第 242(1967) 号决议的缺陷，由于第 242(1967) 号决议对于巴勒斯坦问题和巴勒斯坦人民完全置之不顾，只含糊地提到必须为难民问题找到公正的解决办法，它显然无法为该地区的公正持久和平提供条件，因为这个决议没有提到这个冲突的根本问题，也就是巴勒斯坦问题。

这使我谈到安全理事会最近通过的解决办法——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十日的第 381(1975) 号决议——依我们看来，这个决议提出了第 242(1967) 号决议所没有提出的基本因素，就是在它的执行部分第 1 段中声明，在审议中东问题包括巴勒斯坦问题时，应考虑到联合国所有有关的决议，包括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在内。安全理事会通过这项决议，在担负起《宪章》所赋予的责任方面，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关于这一点，有一种错误的理论，想要把安全理事会与大会的权力、责任和决定的适用完全分开，好象它们是属于不同组织的两个机构，成员不同，目标也相冲突。现在必须驳斥这种错误的理论。联合国这两个主要机构的权力和责任都来自同一个《宪章》。大会是联合国最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机构。安全理事会的权力，按照《宪章》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显然来自各会员国授予它的责任。按照《宪章》同条第 2 项的规定，安理会的行动也应该遵照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所有这些都使得安全理事会义不容辞地要使它目的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动符合反映在大会各项决议中的全体会员国的决定和愿望。就是为了这个理由，我们对考虑到联合国所有有关决议的安全理事会第 381(1975) 号决议，表示热烈欢迎。

许多年来，中东一再出现违背《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情况。阿拉伯的领土遭到武力占领。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权利不断遭到剥夺。被占领领土的阿拉伯

人民遭到最严酷的压迫和歧视。以色列一再对阿拉伯邻国和巴勒斯坦难民营进行袭击和侵略。对于被占领领土内外的阿拉伯人民所不断遭到的侵略，联合国不同的机构通过了好几十个决议加以谴责。以色列侵略者所受到的谴责已不计其数，大家要求它结束侵略，撤出占领领土，并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

《宪章》规定会员国必须尊重《宪章》第二条所说的原则。会员国根据《宪章》第二十五条已承担接受并履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除了要承担《宪章》规定的这些一般性义务外，种族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权还承担要遵守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大会以前的决议，这些决议中第181(II)和194(III)号决议是在以色列进入联合国以前通过的，分别与巴勒斯坦的分治和巴勒斯坦难民回归家园有关。以色列所承担的这项义务明明白白载于第273(III)号决议的序言中；就是根据这项决议，以色列才获得接纳成为这个世界组织的会员国的。不用说，以色列从来就没有实行过大会的这两项决议。事实上，大会或安全理事会随后通过的关于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问题的任何决议，以色列都没有履行过。鉴于这一令人痛惜的事实，安全理事会有义务根据《宪章》采取必要措施，以实施联合国的有关决议。

安理会面前有很清楚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具体表现于自巴勒斯坦悲剧开始以来安理会和大会所通过的一连串关于中东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中。尽管这些决议是在不同的时期通过的，它们都载有达成中东公正持久和平的必要有益因素。

巴勒斯坦问题和由此引起的中东冲突，从联合国建立起就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提交联合国。这个国际组织曾详细处理过这两个问题，虽然处理的方式并不常常是公正的。可是，这一套有关的决议——不幸都未曾执行——今天仍可以作为结束过去三十多年来造成中东地区悲惨局势的有效基础。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可以引导我们达成所希望的和平。根据每一项决议的要旨和目标，它们都可以为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问题的满意的解决作出贡献。这些决议的效力都是一样的，谁也不准任意选择，接受这几项决议，拒绝接受那几项决议。

如果一切有关方面确实真心希望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那么通过尊重联合国宪章和执行联合国的各项决议达成这种和平不应当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消除该地区冲突和紧张的两个主要因素，是无法达成公正持久的和平的。这两个因素是：以武力占领阿拉伯领土，以及破坏巴勒斯坦人民不容剥夺的权利。

根据宪章和国际法原则，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构成侵略行为的继续。大会第 3314 (XXIX) 号决议在为侵略下定义时肯定地说：

“因侵入或攻击而造成的任何军事占领，不论时间如何短暂，”
都是一种侵略行动。因此，当阿拉伯国家还在遭受着这种侵略行动的时候，怎么可以谈到和平和建立和平呢？

除了领土被占、流离失所以外，巴勒斯坦人民还一直被剥夺了生存、返国和自决的民族权利。我们可以再问一下，当犹太复国主义者这样一直毋视于苦难中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时，怎么能建立和平呢？因此，顶要紧的是消除这两种公然的侵略行为——占领和侵害权利，只有这样才可以期望有一个新的和平时代在该地区开始出现。因为我们有必要分清什么是保障和平的先决条件，什么是满足这些先决条件以后的明显后果。从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完全撤退和让巴勒斯坦人民获得权利，是必须预先达成的两个先决条件，因为按照宪章、国际法原则和联合国的种种决议，这样就等于是对持续的侵略行动作了必要的结束。满足这两种条件就等于是作好必要准备，在该区域建立一个持久和平的情势。在终止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和拒绝让巴勒斯坦人民享有权利的时候，就会同时消除冲突和紧张的两个主要原因，并为建立一个公正持久的和平开辟道路。

有些人一定要在还没有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全面撤退或者还没有终止侵害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之前，就结束交战状态，这事实上是在舍本逐末；这些人是在从最后一页开始看一本书。就是那些完全怀着好意的人，也在主张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退和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同时，同样地主张

结束交战状态以及一些其他独特的和平条件——连他们也是弄不清因果关系，也是把和平的先决条件同和平本身混为一谈。

安全理事会必须避免再度陷入——象以前在第242(1967)号决议里那样——这种因混乱因果之间和要求与后果之间的关系而造成的恶性循环。虽然和平状态就是结果，但是我们仍必须努力达到一个目的，即消除通往和平之路上的阻挠和障碍，诸如外国占领和剥夺权利，这才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做不到这一点，这个崇高的目标是无法达到的。

阿拉伯方面不怕在考虑消除和平障碍的同时，谈谈和平及和平的必要条件和保障。相反地，在我们看来，谈一谈目标，可以有助于谈论如何达成这个目标。因此，无人反对安全理事会一俟和平的两个先决条件——即以以色列从所有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全面撤退和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容剥夺的权利——履行之后，就立即开始审议和平的两个必要先决条件。该区域和平的必要条件，可以同尊重和履行这种条件的必要保障一起裁决和商定。在以色列从所有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完全撤退和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不容剥夺的权利之后，这些必要条件可以立刻实现。安全理事会必须随时准备在一定的时间之内重新开会，以便贯彻它所通过的一切决议或措施并在有任何阻碍情事时，采取适当步骤。安理会应该要求联合国秘书长作出必要的准备，来保证在它所定的时间之内履行这种决议或措施。

阿拉伯人民寻求和平的愿望是诚恳的，他们也有决心达成这个目标。他们现在要求联合国这个主要机构来保持和维护和平。安全理事会能负起宪章所规定的责任吗？安理会会利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十日第381(1975)号决议所提供的这个历史性机会，来铲除病根本身，而不仅仅满足于开处一些临时性的治标方子和镇静药剂吗？

和平的事业是不容分裂的。只有在联合国范围内通过全面解决，并考虑到中东冲突的所有成分和因素——特别是巴勒斯坦人民所遭受的不义、痛苦和损失——

只有这样才能达成公正持久的和平。

阿拉伯国家之所以要寻求基于正义的和平，是因为没有正义的和平就等于投降。只要阿拉伯领土的任何部分仍然被占领，只要阿拉伯人民的任何权利仍然被侵害，就不可能有正义，也就不可能有和平。

我们敦促安理会，尤其是负有和平与安全的特别任务的各常任理事国，能让当前这次安全理事会会议成为一个历史性场合，以便我们这个组织可以开始满足世界人民所寄予它的期望。

安理会是能够实现这个宝贵的愿望的，不但为了该区域人民和国家，而且为了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

主席：谢谢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对于我国和我个人所说的非常亲切慷慨的话。现在请约旦代表发言。

沙拉夫先生（约旦）：主席先生，你荣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要向你表示热烈的祝贺和真诚的致敬。过去你亲自表现了你的魄力和你的才干，以及你全心全力致力于所有各民族和国家为争取正义和自由而进行的斗争。贵国坦桑尼亚是这种斗争的中心点，在这方面有着光荣的记录。

我也要向新当选的安理会理事国表示我国代表团的祝贺。我们预祝它们的努力成功和获得成果。

我们在矛盾中开始这场重要的辩论。争论的主要各方之一不在场。这一方的缺席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存心有意的。更加矛盾的是，这个缺席的一方，即以色列，却口口声声表明它愿意同各邻国和平相处，对进行对话具有信心，对任何交换意见的途径都有兴趣。但可不是现在，也不在这个场合，阿拉伯这一边的各方面都到齐了，愿意采取建设性的行动，在中东建立公正的和平。叙利亚在这里，埃及在这里，约旦在这里，巴勒斯坦人也在这里。这是稀有而宝贵的时刻，但是眼看就要坐失良机了。几年以来我们总是听到以色列及其发言人嚷着说什么以色列一向渴望和平，并随时愿意就中东的战争与和平的各种问题进行对话，还说关闭自守，消极抵制的是阿拉伯人，这与目前的情况可真大相径庭。目前的情况证明恰恰相反。不但是阿拉伯各国，而且连战争和以色列的受害者巴勒斯坦人民都来到安全理事会了，他们以充满信心和积极的态度来提出他们的问题，寻求公正的解决办法。

不过，显然以色列不在这里，安全理事会可在这里。整个国际社会都在这里。中东的问题和苦难是属于全世界的。中东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问题。它造成的后果是世界性的，而它的解决是联合国的责任。中东冲突的腐蚀性后果已经深入各种国际关系，因此，联合国必须采取正确的行动。安全理事会负有主要的责任。因为以往国际上的冷漠、忽视或采取无效的行动，已经使中东问题更见复杂，使它更具危害性。过去，由于一九四〇年代末期，国际上对巴勒斯坦争论的是非问题无动于衷，造成了巴勒斯坦人民遭受大屠杀和接踵而来的，波及整个中东大部份的

连锁反应。一九六七年的战争和造成领土占领之后，安全理事会不能纠正错误而有效地促进公正和平的建立，导致了一九七三年十月的战争和造成了危险的国际间对立的后果，使全世界受到严重的经济震荡。因此，国际社会现在不能不去掌握中东冲突的基本因素。国际社会不能再对它忽视，也不能再对它置之不理。

构成目前中东冲突的因素是什么呢？让我们从目前的情况说起。

首先，自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以来，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以色列——由于向它的三个阿拉伯邻国发动战争而一直占领了比发动战争以前的以色列领土三倍大的，而有一百万以上的阿拉伯人居住的一块地区。以色列现在占领了埃及西奈，叙利亚戈兰高地的大部分，以及整个的加沙和西岸，包括阿拉伯的耶路撒冷。以色列公然反对在任何条件下撤离这些领土。最初，以色列声称它只是为将来撤离后的和平谋求保障。当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尽管以色列在军事上获得成功，安全理事会为了去除它这个“顾虑”，通过了一项载有这种要旨的明确决议，包括对将来和平的各种保障，一些阿拉伯的有关方面表示了同意，但是，以色列改变了它们的立场，直接了当地说它要保持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假借这种或那种名义，霸占一部或全部。不管是为了“安全”，或打着从它官方神话而来的一些野蛮疯狂的口号，以色列的领导人大声嚷叫，要大家知道他们是决心要在这块或那块领土上留下来，并将它吞为已有，这等于是保留着全部的占领的领土。以色列的外交代理人在联合国和通过它的媒介，公然表明以色列政府要牺牲被占领的领土来进行它官方的扩张政策。

中东问题的第二个组成因素是由第一个，即占领的因素而来的。以色列在各占领区所采取的各种行动胜过它的领导人的言词。占领当局疯狂地进行巩固占领，对占领领土作逐步的、有增无减的蚕食和有形的并吞。所有的占领区眼看着就有失去民族特性的危险。在占领领土各地都正在安插着新移民点。以色列人士告诉我们，在这些阿拉伯地区——在戈兰和西岸，在加沙和西奈——已经建立了十几

个这种移民点。这是以一个民族替代另一个民族的做法，这比熟知的在传统性的占领下对人民人权的侵犯更加可怕和彻底。这种可怕的民族和文化的更换行为，没有任何地方比被占领领土的中心，耶路撒冷进行得更为直接而彻底。在阿拉伯耶路撒冷的旧城城墙内外，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没收。与此同时，又在古人住区的废墟上建造了以色列人居住的楼房，把古迹消除于无形。这都是在一九六七年以色列蛮横的，但却是官方的并吞占领下的耶路撒冷的行动范围内进行的。耶路撒冷市区的范围一再加以扩大，将一些村落和郊区都并入其内，使该地区正式并吞了西岸百分之三十的土地。如果占领国继续采取这些措施，它们就可破坏任何未来和平的基础。

现在我要谈谈中东冲突的最重要因素。安理会的所有理事国都知道这个因素，它是该地区整个冲突的基础。它是冲突的根本和实质。这就是巴勒斯坦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巴勒斯坦人被赶出家园和流离失所的问题，就是巴勒斯坦人在外散居而继续遭受苦难的问题——因为由于巴勒斯坦人遭受屠杀才造成了问题而演变成日益扩大的严重冲突。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的细因也许众多而复杂，但根本原因却简单明了。阿拉伯——以色列的问题并不是阿拉伯人造成的，这个问题是强加给他们的。巴勒斯坦本来由它的人民居住拥有，过着和平繁荣的日子，但疯狂排外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军事机器掠夺强占了这块土地，问题从这里开始。阿拉伯的邻国立即分担了它们被赶出家园而流离失所的弟兄们的苦难，觉察到在它们中间这股敌视的，和不断扩张的武力所带来的危险性。以色列不但不向巴勒斯坦人民悔改，消除阿拉伯人的疑惧，反而贯彻其黩武主义，全然拒绝采取以和平方式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补偿的行动方式，连联合国所提出的准许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重返他们的家园和补偿他们的损失的呼吁和要求也拒不接受。巴勒斯坦问题是以色列一手造成的，以色列不但顽强地拒绝公平对待巴勒斯坦人民，反而邀请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单靠他们的宗教信仰就移民和定居在阿拉伯巴勒斯坦人的家园。但是巴勒斯坦人民并不畏缩衰亡。他们继续生存壮大。阿拉伯各国因而坚拒承认这

种不合理的情况。穷兵黩武的以色列也因而作茧自缚，陷入这种军国主义理论的窘境而不能自拔。因此，一再向阿拉伯人进行军事对抗和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巴勒斯坦问题仍是这种冲突的根源。以色列剥夺巴勒斯坦人民的人权和建国的权利，仍旧是中东问题的根本征结。阿拉伯人对这些权利的坚持，是坚定的，不可扭转的。

中东问题的第四个组成因素虽然较为抽象，但还是一样的真实和迫切。这就是现存的僵持状态。我们不应该将僵持误以为是僵滞，因为中东局势和战争的动态绝不僵滞。造成僵持状态的是目前缺乏积极可靠的努力来达成全面的解决办法和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但绝没有任何僵滞的情况存在。这就是僵持状态这么危险和这么有爆炸性的原因。僵滞的情况是绝对没有的，因为目前的局势埋伏着爆炸的危机，因为受侵害的有关各方都决心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状而恢复他们的权利。既然没有替代正义的和平办法，我们不能期望受侵害的各方无限期地默从下去。一旦危机爆发，其后果也不会只限于该地区，孤立于世界其他地区以外。

这些就是我们正在处理的问题的各种组成因素。安全理事会今天处理的，要寻求一项紧急的解决办法的就是这个问题。解决办法的起点是什么呢？起点就是，安全理事会对中东目前的冲突的原因和实况进行正确的分析判断，从而对各种要求作出正确的评价。

阿拉伯的主张和以色列的主张之间的首要歧异是由冲突的根本原因产生的。我在前面已经指出，阿拉伯——以色列的问题并不是阿拉伯人造成的，这个问题是强加给他们的。巴勒斯坦人民并没有迫害犹太人 or 把他们从他们的家园赶出去；而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后来是以色列人，把巴勒斯坦人赶出家园而剥夺了他们返回家园的权利。同样的，阿拉伯人并没有占领以色列领土；而是以色列占领阿拉伯各国的民族领土，将一百多万阿拉伯巴勒斯坦人置于其占领统治之下。阿拉伯人要求结束占领；以色列人要继续占领。阿拉伯人要求让巴勒斯坦人民行使返回他们的家和家园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以色列人断然拒绝给予这种权利。阿拉伯人要求让巴

勒斯坦人民能象其他人民那样，行使自决权；以色列人拒绝给予巴勒斯坦人民这种权利而不提供任何可供选择的办法。

以色列自从第一次对阿拉伯巴勒斯坦人进行了屠杀以后，对它自己在邻近造成的问题的解决，索性采取武力和军国主义的办法。它躲在它自己的武力或输入的武力后面，拒绝采纳任何合理的解决办法，以结束二十年来巴勒斯坦人民的悲剧。然后它接二连三地进行攻击，以一九六七年的军事征服到达最高潮，它以这种方法企图压制巴勒斯坦人民的抗议及其阿拉伯弟兄们和各邻国的抗议，认为武力就是唯一的途径，可以解决它向自己的邻人所惹出来的错综复杂的政治，人道，伦理，人情和地缘政治的各种问题的征结。战争和占领对以色列没有任何影响。而以色列没有提出任何构想或提议或方案，可以作为建设性的解决办法的。直到目前，它还是拒绝面对巴勒斯坦的现实。

同时，以色列打出它是维护它的“安全”和“生存”的招牌。为了“生存”和“安全”，再恶毒的罪行都干得出来，最极端，最具毁灭性的政策都可以执行。一些强大的国际集团——主要是西方——都相信这个神话，而对于以这种名义犯下的侵略和暴行都可以视若无睹了。为了争取他们的权利而进行斗争的受害者，被指为恐怖主义者；而凶暴的侵略者被认为是战争和威胁的无辜的目标。但是以色列也绝对逃不过国际上对它的侵略行动和篡夺别人权利的审判和定罪。以色列的生存并没有受到威胁。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存亡以及在占领或威胁下的阿拉伯受害国的领土完整现在成了问题的焦点。

我说过阿拉伯主张和以色列主张之间的首要区别是源于冲突的原因。这两种主张的第二种区别可以从最近八年来为促进和平所作出的各种努力的实际记录上获得了解。

这项记录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安全理事会通过第2421(1967)号决议开始。虽然阿拉伯各国期待联合国作出决定，要求占领阿拉伯民族领土的武装部队立即和无条件地撤退。但是一些直接有关的阿拉伯国家仍然接受了这项决议，它规定撤

退，但载有其他和平的规定和保障。当时接受这项决议的两个阿拉伯国家，即约旦和埃及，在这种范围内同目的在执行这项决议的各种国际上的努力，进行了充分的合作。

受权同有关各方接触以执行该项决议的秘书长特别代表提出了各种真实而客观的报告，这些报告是以色列种种蓄意妨碍行为的记录。阿拉伯各方每次都积极响应特别代表雅林大使，安全理事会或大会的各项倡议，以色列对这些倡议总是消极抵制。

通过第242(1967)号决议两年以后，以色列仍然明白拒绝接受这项决议。以色列拒绝接受或提到“撤退”一词三年以后，不但一直回避“撤退”的原则，它甚至拒绝向特别代表说明它所谓“安全边界”范围的定义。它只表明一点，那就是“安全”边界就是“扩张后的”边界——这些边界划入了并吞的一部或全部的占领领土。直到现在，以色列还坚决拒绝确定它所认为的边界，而不接受联合国曾作规定的唯一边界，即一九四七年的分治边界。一九四七年的分治正是以色列的出生证明。

虽然阿拉伯一方在和平努力方面给予特别代表各种积极的答复和保证，但是以色列却对这些努力保持消极的态度。以色列甚至反对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为协助特别代表进行协商。一九七〇年六月，当美利坚合众国单边倡议在延长停火的范围内恢复各种和平努力时，以色列表示愤怒，并急忙找个借口停止合作。当特别代表执行他的份内工作，提出一项涉及撤退原则的正常而合理的建议时，以色列竟然抵制雅林特派团，到目前它还抵制着。这种经验也不只是雅林大使一个人遇到过。几个卓越的非洲国家首脑——有些对以色列还相当友好——在一九七〇年组织了一个和平促进特派团到以色列，回来后大改他们对以色列及其主张和政策的態度。从此他们对以色列的扩张阴谋和强硬的态度不再存有任何怀疑了。

一九七三年夏季，安全理事会为恢复国际活动，诱使以色列改变它的政策作出了最后的努力。但受阻于一张否决票。一九七三年十月的战争是无法避免的结果。从那个时候起，美国作出各种努力来填补外交上的真空，但是以色列还没有声明和表示，它愿意从占领领土撤退和尊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以谋公正的和平。这就是为什么叙利亚带头请求安理会审查整个的局势，从而制订一项建设性行动计划的提议，是一项积极而真诚的提案。

我们约旦对一九六七年以后的这些发展知道既深且详。约旦主动地，积极地参与了努力于公正解决和持久和平的一切活动。障碍就在以色列坚持要吞下它到口的那块肉；一方面，它霸住占领的领土不放，剥夺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另一方面，争取大家承认它的所作所为，延续其安全和安宁。这些目的是相互排斥的。过去八年来，我们在约旦不断地指出了通往公正和平的道路。我们的基本看法和原则并未改变，也不能改变，虽然我们发挥的作用最近由于我们的协定而有所改变。我们的作用和主张是因为要配合一九七四年十月在拉巴特举行的阿拉伯高峰会议的一致决定而改变的。

依照该项决定，约旦承认巴勒斯坦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负有这项资格所给予的国际责任。但是我们外交作用的定义虽有所改变，我们对巴勒斯坦和中东问题以及公正解决途径的分析判断并未改变。以色列必须处理巴勒斯坦的现实。以色列必须向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利和巴勒斯坦人民自决的必然性让步。以色列必须了解，领土扩张与和平是对立的。由于它到现在还不能向它的环境和局势的道德压力让步，从而将丧失持久和平的希望，以色列必然要重新做一次痛苦的估计。

安全理事会对中东的事务和前途负有责任，也有要发挥的作用，它必须打破僵局。它必须打开一条走向公正、持久的和平之路。这次的辩论必须获得一个建设性的方案。这项方案必须清楚而具体。由于过去几年的经验和中东的新现实，这项方案的各种主要因素都已经明朗而具体化了。阿拉伯各方已清楚表明了，他们关心这个区域的公正和平。他们今天所从事的斗争不是为了斗争本身，而是为着保卫他们的权利。所以和平是能够达到的。如果该项方案中订出以色列撤离其一九六七年占领领土的时间表，确保巴勒斯坦民族自决的权利，安全理事会就可以建立这样的和平。巴勒斯坦的实在安理会过去决议中都被忽略了。现在必须作为这种和平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予以承认。一个公正的解决办法应该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自决，他们的相聚，和被逐出者回到自己家园的权利。安全理事会从前的决议没

有一条是处理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前途的。这种情况必须纠正。

只要纲领清楚，公正解决的基本组成部分也由安全理事会明确确定，解决的方法和方式可以以不同形式进行。比起公正解决的实质来，实施的论坛或形式还是次要的，一旦这些东西确立以后，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在内的各方都应该参与这项进程之中。

因此，安全理事会在本届会议中作出积极和具体的行动就是它的起点。这样才能打开通往公正解决的道路。安全理事会所代表的国际社会对建立中东的和平负有责任，也有要发挥的作用。原因正如我在开始时说到的，国际社会不能对中东问题再加忽视或拖延其关怀了。因为这个问题的侵蚀力正在直接而深远地影响着国际局势。如果以色列过份沉溺于其毁灭和自我毁灭的冲动而不能自拔，则国际社会必需挺身而出肯定自己的意志和集体利益。无论在道德上或在实际上，世界都不能让目前的中东局势持续下去。这种局势太危险，太富爆炸性，太不公正。正因为公正解决与和平都是可行可即的，所以世界更不能忍受这种局势再持续下去。

主席：我谢谢约旦代表对我国和我个人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因为安理会的席位已经没有空位了，我提议，四位被邀请在安理会就座以便参加讨论的代表中，每位都按照英文字母的顺序轮流暂时让出席位，以便下一位代表能入席发言。按照这个安排，我要请埃及代表暂时从安理会席位上让出，以便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入席。

现在我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在安理会席位上就座发言。

古巴什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我发言以前，我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也是本世纪最杰出和卓越的人物之一，周恩来先生的去世，表示我国政府和人民的悲伤和哀悼。

主席先生，我们对你就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致贺，实际上我们是在欢迎一位热情地为新兴国家说话的发言人，他的国家是人类为正义、发展、人的尊严而斗

争的先锋。主席先生，你就任主席，正当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首次出席，为巴勒斯坦人的事业来争取胜利的关键时刻。

第一次出席这安理会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一个民族解放运动，也是巴勒斯坦民族认同的框架。和一切民族运动一样，它在非殖民化进程中遭遇了障碍，却决不会因此被扼止。巴勒斯坦组织是今日打击残余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体系，寻求巴勒斯坦人的民族利益和基本权利的工具。犹太复国主义的移民控制了不列颠托管下巴勒斯坦某些部分，后来认为可以追求他们扩张主义的目标而完全不顾国际舆论对他们行为和排他主义意识形态越来越严厉的谴责。

犹太复国主义者移殖、扩张和殖民的结果，使大部分巴勒斯坦人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

我无意在这里重述巴勒斯坦悲剧的细节或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的历史。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已经在这方面做得很全面、很充分了。但是我所要强调的是，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国家一贯地、继续地表现出它们似乎愿意被视为一个对国际意志无动于衷，对《联合国宪章》和决议的道德和政治影响，对国际法的要求都毫无反应的国家。

以色列过去二十五年以来，一直想从世界社会那里取得大家对它那种不理不采的态度的承认。它要得到这种承认，来允许它肆行侵略，扩张，歧视和长期侵害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合法权利、历史权利。但是，世界社会并不愿意让以色列放手追寻它的犹太复国主义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犹太人民遭受迫害的事实震惊了大家的良心时，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他们的支持者利用了犹太人的伤痛和焦虑，将它们网织到一种排它主义，种族主义，中世纪的意识形态之中。西方一般人把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化阴谋当作洗清他们自己深切罪孽感的工具。结果，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可怕的安排，就用来解脱西方对犹太人过去遭遇所负的罪孽感，这样一来西方人对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人目前和将来处境的计划，心理上事先就不抱着罪孽感。

我所说的可怕的安排，把许多受迫害的人变成了迫害者，把许多受歧视的人变

成了病态的歧视者。这是对所有欧洲犹太人悲惨遭遇中所表现的人道性和崇高性的侮辱和背叛。这不管是背悖和滥用了许多西方人的善意。那些西方人士赞成把一部分资源拨用于犹太人的重建工作以补偿过去他们自己的社会和军事制度对犹太人的亏负，但他们被蒙蔽了，看不到他们的资源又一次被用来购买大炮而非牛油。

这种情形，使世界社会认识到以色列行为和以色列轻视联合国决议背后的基本原因。联合国大会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日第3379(XXX)号决议中，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形式，这就铺平了把以色列的种种行径、固执、侵入和歧视作法置于国际社会的严密、警惕的监督之下的道路。

也许这就是何以以色列要抵制安全理事会的讨论，并且习惯性地以为，通过对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的中伤宣传，就可以阻碍安理会的讨论和责任。

在我们安全理事会开会的时候，世界已经越来越认清了巴勒斯坦问题是任何认真和有宗旨地解决中东危机的中心所在。今天，世界社会越来越相信，只要巴勒斯坦人的正义一日无法实现，整个中东问题就一日威胁着和平。换言之，和平之前应有巴勒斯坦人的正义。否则就不会有和平。

这一层认识必需化为具体规定、具体实现。

上两届联合国大会中，有关巴勒斯坦人对他们家园的不可剥夺民族权利，有关实施自决权利和回到自己家园的权利，构成了安全理事会对这些基本权利的承诺和决议的基础。没有安全理事会对巴勒斯坦人这些基本权利的承诺，就不可能有一个切实的走中东持久和平的运动。

自从安全理事会通过了这项出名的第242(1967)号决议以来，已经八年。虽然关于这项决议的不充分性还有许多保留和误解，但是若干领土被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国家，已接受把它作为和平解决的基础。但是，这些阿拉伯国家原以为该项决议会很快实施，他们没有料到以色列会施用拖延战术，避不执行该项决议的执行部分。

让我声明，把第 242(1967)号决议视为讨论中东危机的一个适当基础，仍旧是一个共同意见。但是，我也得声明，时间的迁延也侵蚀了这项决议的信誉。以色列的拖延战术和固执不让步，加上它不断侵入和侵略巴勒斯坦营地和黎巴嫩村镇，都加剧了该区域的紧张。同时，以色列蔑视日内瓦公约的条款，在占领区内建止了新殖民地和移民点，现在竟计划在占领领土内的许多部分建立新的移民点。

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以色列计划从占领领土撤出吗？难道这些移民点不是造成了新事实，也因而造成了实施撤退的新障碍吗？难道这不会替以色列留下余裕，利用时间来巩固它在占领领土上的占领吗？——但世界社会却是期望它加速从所有它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出。耶路撒冷不是占领领土的一部分吗？难道以色列不是违反了大会近乎一致通过的决议，并吞了耶城并开始了犹太化的进程吗？

以色列方面的整个行为模式就是以以色列所认为的新事实来应付世界，这样它就可以对联合国任何决议用最小量的迁就来当作主要让步。换言之，凡世界认为以色列应履行的任何责任，在它都视之作为一种“牺牲”。以色列的做法倒好象全世界事事都有负于它，而它却无负于全世界。

当阿拉伯人的耐性耗尽了，就爆发了十月冲突。我们全都知道那场战争的结果。有些运动出来了，但是都很缓慢，很花费，不适当，不充分。

同时，自从第 242(1967)号决议在安理会通过以来，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已经为中东危机注入了新内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已经是阿拉伯和国际所公认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代表，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自决和主权存在的权利已经清楚地提了出来，受到了重视。拉巴特高峰会议毫不含糊地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代表，凡是有关巴勒斯坦人的事情或问题应该同它商讨。请让我以阿拉伯酋长国代表和阿拉伯联盟理事会主席的身分，最强调地、绝对地声明，拉巴特高峰会议中有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性，是决不能变更、修改、或代替的。

这些新的事实和变化就是安全理事会今天开会的理由。现在不证自明的事实

是，中东危机的核心是巴勒斯坦问题；如果这些民族权利不充分实现的话，就不可能有任何和平的希望。我们要求安全理事会表现它的决议的信誉，保证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得保护和实施，保证安理会对和平的寻求不受到干扰。

主席：谢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对我国和我个人所说的客气话。

今天下午没有其他的发言人了。根据我和安理会理事国的协商，下次安理会会议定在明天下午三点举行。

下午六时十五分散会